

大公報小叢書

第十一輯

法蘭西第四共
和的誕生

實價國幣二百元
外埠另加郵費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出版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者 大正館

重慶中山一路一二三號

總經理 大正館

重慶中山一路一二三號

印刷者 大正館承印課

三次共和

法蘭西共和政體的建立，是一部長期艱苦奮鬥的歷史。第二共和的誕生，在七年大革命時代。那時由於政治的黑暗，社會的不平，王室專制及貴族的跋扈，苛捐雜稅，民不聊生，貧民羅雀掘鼠，餓殍載道，而至室視若無睹，貴族依然過着奢侈的生活。各地暴動層見迭出，政府還是實施高壓政策。七月十四日大革命爆發，巴黎民衆大家拿起武器，縱火焚燬宮衙，衝破巴士底監獄，革命風潮澎湃，一發而不可遏阻，在一天之內，把一切封建的負擔，全部的予以掃除。

但共和的締造，並不是一蹴即成，它曾經受到許多挫折。革命運動趨發展，反動勢力越厲害。一般大資產階級急於攫取革命勝利的成果，國民大會只着實了資產階級的利益。一七九一年憲法所宣布的是君主立憲，並不是共和。路易十六的國王在一陣暴風雨吹過後，又泰然無事。王室時時刻刻打算推翻革命。後來路易十六偕王后出奔，在中途被截回，巴黎革命黨遂宣布「廢除王位」，「成立共和國」。但資產階級組織下的國民大會却宣布「路易十六並非逃亡，廢立是不對的，共和國不應該成立」。巴黎革命黨人對此大憤，於是再行示威，竟被資產階級指揮下的國民自衛軍驅散，幾個領袖的革命人

物受到通緝。後來但頓 (Danton) 逃往英國，革命黨人都藏匿了起來。國王在國民大會之前，接受了一「君主立憲」的新憲法。

一七九二年二月普奧決定進兵法境，撲滅革命勢力，恢復路易十六過去的一切特權。戰爭剛開始，法軍節節敗退，形勢極為危殆。革命黨人深知不徹底推翻國內的惡勢力，無以攘外，遂於八月九日夜再度暴動，領導者羅伯斯庇埃 (Robespierre) 匯合了各地的民軍，攻入王宮，路易十六及王后率太子避入立法會議的議廳，武裝人民佔領市政機關，成立巴黎公社。立法會議接受了人民的意見，拘禁國王，宣布召開國民大會，解決口是。普軍預定六月十日和奧軍會師巴黎，但由於武裝人民的英勇抵抗，普軍在瓦爾米 (Valmy) 戰役中敗退。法軍卒把失地一律收復，完成了勝利。

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國民大會開會，基隆特黨 (Girondins) 代表資產階級山嶽黨 (Montagnards) 代表小資產和無產階級，形成對立，但前者得中立派的援助佔有優勢。國民大會通過三項議案：(一) 未經人民決定的憲法，不能成章，

個人及財產受國家保護，(二) 廢除君主制，宣布共和。並定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為法蘭西共和國元年第一日，這就是第一共和。但它只有十年的壽命，到拿破崙稱帝，共和政體即壽終正寢。

第二共和的壽命更短，它只包括從一八四八年二月到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的一個短暫時期。第二共和未成立以前，是由路易菲律普爲王。法國經過了一八三〇年七月的革命，政權漸由貴族教士所組成的保王黨的手裏，轉移給資產階級的自由黨。從一八四〇年起，共和黨領袖基佐（Crispien）執政八年，政治極端腐敗，貪污廢事，通貨膨脹，外交又是走頭無路。國家瀕於一蹶不振。人民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，遂於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巴黎暴動，菲律普被逐歸職，巴黎全部受人民控制。路易菲律普宣佈傳位於其孫巴黎伯，但人民不願再見王政。於是即日宣布共和，組織臨時政府。當時的工人想實行社會主義，但共和黨所反對。工人的暴動，不久即被鎮壓。按照國民大會編訂的憲法，國會採一院制，人民均有選舉權。十二月十日選舉的結果，拿破崙之姪路易拿破崙當選總統。成立第二共和。但路易拿破崙就任以後，密謀政變，到一八五一年十一月，他強迫國民公法勸進，宣布帝制。而路易拿破崙三世。第二共和在短短的三年中，就此告終。

拿破崙三世的外交政策是非奧和俄，在克里米亞戰爭中，他俄成功。後來他勾結薩丁尼亞國與奧，反俄成了義大利的統一。他助普魯士，又助普魯士的勢力。法國本身則一無所得。國際威信一落千丈。引起國人極大的不滿。一八六八年西班牙革命，

547365/05

女王伊薩白拉二世被廢，西班牙人求法國援助失敗，遂立普魯士王族列奧普爾德王。拿破崙三世公開反對。到了一八七〇年七月，普法終因西班牙王位問題開戰。色當（Sedan）戰，法軍崩潰，拿破崙三世被俘。德軍進抵凡爾賽，強迫法國簽訂城下之盟。一八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法人召集國民大會，公推狄艾爾（Ferdinand Dulaure）為臨時政府執政。六月三十一日正式政府成立，選舉狄艾爾為總統，這是第三共和。

第三共和成立後，在法國內政上保留了兩種勢力：一派是忠實的革命分子；另一派是封建餘孽。這兩種對立的思想，數十年來不斷的衝突，流血。前者包括社會黨，急進黨，共產黨和勞工團體；後者有保王黨，法蘭西行動派，法西斯黨，貴族社會中的人物和一些頭腦頑固的舊派軍官及西部的農民。

在這左右兩派中，左派傾向社會主義，有的屬於第三國際；有的屬於第二國際，他們看重社會平民的利益，反對政府集權，以壓制人民的自由。反之，右派則贊成加強中央政權，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，希望人民不干涉行政，而傾向拿破崙主義。他們又主張間接選舉，把人民意志的表現，加以隔離。再就法國社會經濟背景而言，它在整個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初葉，始終是個小資產階級和小工業的社會。這些人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者，而且還是保守派。但他們也支持左派政黨，所以法國發生政潮時，常有奇怪的現

象，他們在政治上是左派的；但在經濟上是右派的。有一句描寫法國人的名言說：「一個中等的法國人，他的心生在左邊而錢袋却在右邊。」這是法國人傳統的習慣，從這句話可以判斷法國人的生活態度。

上次歐戰法國佔了勝利以後，出現了許多大工業家，這批人原先也是左派，但是自己發了財，有了大企業，他們就立刻變為新右派，同時又和勞工階級對立。蘇聯革命成功以後，無產階級有了新的希望，資產階級發生了新的恐懼，新右派不能不聯絡舊日貴族和軍部極右派的人，來保障自己的利益，他們一向抱着矛盾的思想而居於統治階級的地位。他們起初以為法西斯主義是反共產主義的壁壘，所以不惜化金錢去支持法西斯黨，抵抗左派。

這些新右派掌握着法國的命運。他們的大本營就是法國西銀行，十五位董事代表了「二百家」大股東，董事雖有選舉的形式，但都是由大資本家世襲，其中六位是大銀行家，六位是大企業家，三位是政府指派的總裁（一人）和副總裁（二人）。他們代表九十五個大企業，「二百家」的股東會議中，佔了四分之三的席位，整個法國的資本主義，就集中在這批新右派的手裏。

這批新右派起初非常羨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。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，巴黎發生法西

期陰謀的大暴動，沒有成功。左派受此刺激，也組織了反示威運動，雙方針鋒相對，法蘭西勢為抬頭。法國議會在教育上、經濟上和社會上劃了一道新的鴻溝。第三共和的矛盾和混亂暴露了法國議會制度的衰頹和腐敗。

一九三六年六月，當熱、急進派和共產黨，建立了「人民陣線」，由社會黨領袖勃魯姆（Leon Blum）組織內閣。在人民陣線領導之下，工人佔據了工廠和大公司。罷工、怠工、破壞、遊行、和示威聲不絕耳。在這無政府狀態之下，人民無權打靶。人民陣線的主張是和平、民主、和社會主義。他們把罷工的工作時間縮短到每週四十小時，並且把軍事工業劃歸國家管理。尤其引起變本加厲的是改組法國銀行一事。法蘭西銀行董事會被改爲顧問委員會，包括總統二人，副總裁二人，顧問二十人，其中九人由政府委任，六人是從工會、農會、商會及合作團體提出的名單裏選定。一人由國家經濟委員會委任，兩人由銀行職員中選出。其他二人由股東會選出。同時，火車、碼頭、稅下命令解散。法蘭西的逆流一時被鎮壓下去了。但在另一方面，法國的大股東，在金融王、企業王、有着根深蒂固的勢力。他們決不肯罷休，還有一批中下層分子也不贊成政府的急進手段，於是，一九三七年初，爆發了上台，政權又落在法蘭西銀行大股東的勢力範圍。人民陣線祇是曇花一現。當此法國內部發生爭執衝突的時候，德國正在努力軍火生產，已經準

傳好了復仇的戰爭。

一個慘痛的教訓

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戰開始，事前希特勒已經有了很長期的預備。英法則倉皇應戰，準備毫無。法人信賴着馬奇諾防線。在最初八個月中，德軍正忙於在東戰場作戰。西線風平浪靜地渡過了一個寒冬。英法聯軍始終守在馬奇諾防線裏，不採取任何攻勢。這是聯軍失敗的主因。同時，法國在內政上，軍政領袖時常磨擦，這使軍和民爭權，互相仇視，這又是法國慘敗的一因。

一九四〇年四月，希特勒動動二百四十個師團，向西線發動猛攻，戰局開始急轉。挪威的情勢，愈形惡化。英法海軍發現了德軍優越的準備。此戰之下，連一向樂觀的法國人，也都垂頭喪氣。五月六日，德軍佔領了巴黎。希特勒已錯過了一機會。但三天以後，納粹降者全部侵入巴黎。巴黎接到消息，把所有休戰的軍官都召在納粹。這一來，把新開入的局勢暫時打開。大家覺得真寒，但都露出憂愁的樣子。在倫敦，希特勒曾下命令，要希特勒出任首相。

五月底，希特勒辭職，由希特勒出任首相。

塞色當已被突破。這打擊對於法國人是一個晴天霹靂。五月十七日甘末林將軍向法政府報告說：一支德國裝甲師團正向離巴黎一百四十公里的拉翁進攻，明天起他將不能負責保障巴黎。這是法國人最驚慌的一天。翌晨，巴黎居民又聽到德軍轉向海岸進攻的消息，巴黎的命運，因此又得到幾天的寬限。

雷諾把應負戰敗責任的甘末林免職後，少壯派的將領吉羅將軍很有繼任總司令之望。但正在考慮的時候，他已作了俘虜。於是雷諾決定起用曾作薩蘭元帥副手的魏剛將軍。召他由近東飛回巴黎，緊急轉往前線，擔任總司令。同時，雷諾引進佛朗哥的朋友，凡爾登名將，風燭殘年的貝當元帥，出任副總理。貝當是在上次大戰中造成法蘭西勝利的六位元帥中僅存的碩果，資望很高。雷諾原想藉貝當的聲望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挽救法國的危局。但不久他就發覺，替自己找來了一位繼承人。

比利時投降又是一件驚心的事。英軍從敦刻爾德撤退，巴黎之戰緊跟着到來，法國人一切的信心和希望都消沉了，疏散，逃難，大家都弄得手忙腳亂。達官貴人挾着資財和眷屬搶先逃走。交通工具都給特殊階級的官員佔住，而祇顧自己的運送。前線的士兵紛紛潰退下來，成羣結隊地逃散了。一般平民也入山人海地向南逃亡。這些狂潮似的難民，到一個城市，就把那裏的居民捲走，由比利時逃入法境，就變成法國的難民；北部

逃來的變成了巴黎的難民；由巴黎逃出的，又變成南部的難民，這樣節節逃亡的難民，人數在千萬以上，公路都給堵塞了。

六月十四日，德軍踏進巴黎。納粹在西線發動攻勢以來，僅用一個半月的功夫，就把法國打垮。

巴黎淪陷後，法政府遷到都爾。邱吉爾趕來，看到一切紊亂的情形，大為失望。雷諾告訴他，他本人雖主張抗戰到底，但投降派勢力抬頭，特別是貝當堅決要求休戰。萬一法國退出戰爭，英國會怎樣？邱吉爾雖不能責備法國取消不單獨媾和的諾言，但表示英國必繼續作戰。這是邱吉爾和雷諾最後一次的會見。雷諾在六月十七日被迫辭職。

德軍入巴黎後，繼續南進，法政府又從都爾遷到離巴黎西南五百七十八公里，靠近西班牙邊境的波爾多。六月十六日是法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天，內閣徹夜開會，雷諾和倫敦通話，托戴高樂代達。這時戴氏在英，擔任聯絡的任務。法內閣這時分成贊成投降和反對投降的兩派，參院議長若望斯（Jeanneret）。衆院議長赫里歐，內政部長孟台爾（Mendel），海軍部長達蘭，軍需部長陶德利（Dautry）等都贊成繼續抗戰，以爲即使法國全境淪陷，他們仍可以退往北非。贊成投降的有貝當和法軍統帥魏剛。還有處於閣外在暗中已早活動和議的賴伐爾，和戰兩可的有急進黨首領旭丹。內閣投票的結

果，贊成休戰者十三票，反對休戰者二十一票。雷諾辭職後，由貝當組閣，貝當在雷諾就請佛朗哥代他向希特勒要求休戰。戴高樂在倫敦生機到，爾多，擬把英國抗戰的計畫，向政府詳細報告，但內閣已決定議和，他便立刻返英。

貝當在六月十七日廣播說：「法國應停止作戰外，別無他法。我已向敵人詢問是否願意停戰，雙方簽訂條件，結束敵對的行為。」這消息傳到每一法國人的耳朵裏，真是啼笑皆非。六月二十一日，停戰協定簽字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福煦元帥曾在康邊（Compiègne）森林第二四一九號餐車裏，盛氣接見德代表；如今，希特勒又在同一地點和同一餐車內，接見以洪澤格爾（Hindenburg）為首領的法代表團。法海軍少將雷留克（Lehoucq）和空軍將領勃勒其勒（Bugeat）等揮淚簽字。德軍對法的戰爭，到六月二十五日告一結束。自德國五月十日進攻起，前後共四十五天，把法軍便打得一蹶不振。法國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：

第一：士氣頹喪。國大多數軍官是舊派，向來崇拜獨裁，同情法西斯主義。他們認這次戰爭沒有什麼意義，當時法國主持宣傳的人，攻擊蘇聯反多於攻擊納粹。軍人墮入了錯誤的觀念。甘末林在法國軍界中是一個最不出色的人物，他的威望不够做統帥。八個月的圍困坐待，是大錯而特錯的一件事。他們還企圖和德國妥協，而且一九二九年

的冬天，是歐洲百年來最寒冷的一次。士兵缺少毛毯，有的還穿單衣，因此都抱怨恨的。錢袋，等到打了一次敗仗，前線便立刻瓦解。兵士紛紛開小差，趕回巴黎來搬移眷屬。

第二：政治紛歧。賴伐爾摧毀了集體安全制，達拉第又出賣了捷克。慕尼黑會議把蘇聯摒棄，可以說達拉第不重視法蘇互助協定。法國共產黨站在反政府的地位。戰爭甫開始，法國內幕早呈崩潰的景況，人民對於政府失掉外交上主動的地位，極其不滿。當時的法政府沒有一件事有通盤計畫，祇是敷衍塞責。

第三：達拉第在內政上企圖廢止人民陣線的社會法案，加強了對勞工敵視的政策。這樣一來，勞工都有半怠工的狀態，軍火工業的生產驟然降落。陸軍部遂向美國購買飛機，但航空部長拒絕向外國大批購買。因為這樣使抗到外國是實大的損失。等到法方自己的軍火生產供應不夠，再向美國定購飛機和坦克時，已經不能挽救。

第四：法政府的新聞檢查制，非常拙劣，一貫的把人民蒙在鼓裏，弄得人民對報紙的記載，失却信念。反相信敵方散播的謠言。法國右派報紙大部分接受一二百家內的津貼。直到戰爭開始還是極力鼓吹用熱會議的精神。情報也是如此，辦得非常糟糕，大部分情報員被納粹高價收買，做了反間諜。所以一九四〇年六月打敗法蘭西的不是希特勒，而是那些第五縱隊。第三共和在平時就暴露出許多劣點，它一旦遇到戰爭，當然無

僥倖避勝之理。

清算維琪罪惡

一九四〇年七月，貝當召開非法議會，通過新法令，使他有權變更憲法，於是第三共和在法律上壽終正寢，而代以貝當的極權政治。依照貝當的憲法，他總共發布了七項法令，自稱為法蘭西元首，並獲得一切的特權，兩院也被取消，指定親伐爾為他的繼承人。候補議員不再由國會提出，而由貝當指定。政府官員無論大小，一概須服從命令。貝當投降以後，他自信以個人的生命和過去的榮譽來「拯救」法蘭西。他自己並不覺得背唐老朽，被人愚弄。看他發表的言論，他認戰爭絕對無望，到殖民地去繼續作戰，祇是少數不明瞭國情的法國人所抱的幻想，他自己決不離開本土。同時他想把破碎的河山，重復舊觀。他先謀內部的統一，只有留在本土，退出戰爭，才能維持統一。他對納粹的野心根本看不清楚，他的看法以為法國一退出戰爭，英國的顛覆祇是時間問題，美國輟長算及；納粹可能統治歐洲。法國投降以後，在德國「新秩序」下可過着安定的生活。

貝當雖然這樣的委曲求全，但他並不見諒於德國，希特勒對待被征服者，不肯放鬆

絲毫。從一九四一年起，發生了許多事件，弄得貝當的聲望，再也無法維持。貝當的右手賴伐爾在一度失勢後，又重新復職。同時，他的左手達爾朗，却繼續執行親德計畫。維琪內層也有反對賴伐爾和達爾朗的聲浪，不斷地傳進他的耳中，於是一九四一年八月他發表一篇告法國人民書，他首先痛表白法國人民思想的混亂和社會的不安，有徹底改革的必要。接着他說，「這完全是由於『國民革命』進行的不够徹底，並以一九三六年西班牙的內戰來警告法國人。」最後，他表示對達爾朗的信任，並列舉十一條施政綱要，加緊對人民的統治，解散各政黨，增厚秘密警察的力量和鞏固「國事犯」。

說到維琪的本質，許多叛國分子都是有來歷的。他們是軍事的失敗主義者，和抱着狹窄短見的政治野心家。維琪的產生包括下面三種因素：第一舊日的右派和新右派，都是貝當左右的親信，他們戰前被左派反對，現在正好找到一個重振政權的機會，可以鞏固人民陣線。第二保王黨，以為復辟運動立刻可以實現，而一般土豪劣紳及大地主們，假借維琪的推行農業合作，就利用這新組織，推翻原有的農民組織，從此自己的利益又得到保障。教會方面過去會怨恨左派廢止宗教教育，他們以為今後在公立學校中最低限度又可實行半宗教的教育了。第三是海陸空軍人員，他們在復員後，在行政機構中得到重要的位置，軍人從敵人方面受到的損失，現在却要對人民身上獲得補償。納粹利用

弱點，就從這批人身上找到了最理想的合作者。大資本家實際上多數與納粹合作，他們曾在一九三六年受過人民陣線政府和勞工階級的壓迫，現在又好肆行無忌。但是在四年中，由於原料的缺乏，和與納粹合作的結果，他們非但得不到好處，而且賠累不堪，沒有一個不叫苦連天。解放後，他們的產業已被全部沒收。

還有一派的勢力，包括一些舊日左派的分子，如出身共產黨的德里奧（Driault），來自社會黨的戴亞特（Diat）等，其中也有政治冒險家，投機分子，小資產階級和小商人的代表，他們從前是急進分子，後來變成法西斯的「火十字團」團員及猶太主義者；最後，由於痛恨共產黨，變成德國的合作分子，而背棄了自己的傳統。這些人也被時代淘汰了。在這次戰爭中，犯了思想錯誤的人都走上歧路而自趨沒落。如德里奧由共產黨搖身一變而為「法國人民黨」的領袖。他有演說的天才，法西斯各黨原想把他捧為領袖，但因左翼指斥他接受納粹的建議，因而得不到法國人民的同情。德里奧自己也不敢公然對左派的指斥提出辯解。他曾接受法國「二百家」的接濟，專和左派搗蛋，成立反共的「秘密革命行動委員會」，會員在舉行秘密會議的時候，都用頭巾蒙面，所以又被稱為「蒙面黨」。

維琪政權從開始到沒落可分作三個階段：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起到一九四二年四月止

是達爾朗時代，休戰初期，投降派只求退出戰爭，對英對德保持完全中立。但這完全是由於恐懼法國人民的反抗，而不是出於貝當的本意。同時，偽政權的地位還沒有穩固，所以達爾朗假借「國民革命」和「中立」的名義來欺騙人民。達爾朗兩面討好的結果，在一九四二年初被賴伐爾擠出，後來他又投入北非抗敵陣營，被人謀刺，結束了他的生命。

一九四二年四月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是賴伐爾時代。他出身社會黨，以善變出名。一九一四年他還是一個窮光蛋，到了一九三五年他的財產却估計在三百五十萬美金以上，擁有一座古堡，三處廣大的莊園。他雖然聚斂了許多財產，却不能吃到肚裏去，醫生祇許他少吃東西。他靠了白里安的提拔，一九三一年出任內閣總理。他的一生嫉視民主制度，對奸雄統治確非常羨慕。因此和兩位獨裁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情投意合。他在戰前當外交部長的時候就奠下法國失敗的基礎。他讓希特勒公然撕毀凡爾賽條約，恢復徵兵制和進兵萊因，他雖簽訂了法蘇互助協定，而又儘可能的使它成為毫無價值的東西，他支持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亞，他毀壞了國際聯盟的集體安全制。一九三九年九月戰爭爆發後，他一貫的主和，他一手獨占對敵的交涉，貝當反做了他的傀儡。但他不能獲得法國人民的信任，納粹因為他人格破產也瞧不起他，所以另外找了一個「劍子手」。

達爾南（Darlan）來替他，賴伐爾在失勢以後，曾經悲憤地說：「英國人恨我，法國人討厭我，德國人又捨棄我。」

一九四三年底直到盟軍在法登陸以後，是達爾南的時代，他是「蒙面黨」的老同志，曾辦做過運輸走私的生意，也做過殺人犯。一九四三年六月他組織偽民團，和德里奧、戴亞特等勾結，形成一個惡勢力。戴亞特是法西斯「火十字團」的幹部之一。在大戰剛爆發的時候，他散發自己簽名的傳單，要求立刻對德談判和平，法庭將他傳問，由貝當保他出來。後來這案子也就不追究了。這批人是把自己的靈魂和肉體都賣給敵人的。他們組織了一個反共團體，名「革命同盟」，指要國分子為共產黨員，對地下活動採取明目張膽的屠殺政策。達爾南，德里奧和戴亞特把持着民團，警察，憲兵，別動隊，監獄，集中營等，甚至各州州長都落在達爾南的手裏，他成為維琪秘密警察的領袖，也就是納粹政治密探在法國的負責人。自他上台以後，貝當左右的人物都銷聲匿跡，連貝當自己也不能自由談話和寫作，不能自由選擇他的幕僚。達爾南充任內閣秘書長。戴亞特當了內政部長，貝當的一切都聽命於達爾南。

維琪統治下有三個特點：饑餓，徵工，與屠殺。第一饑餓，因每年約產的勒索愈來愈緊，三百萬噸小麥，三千噸脂肪和一百二十萬噸肉品，早已無法供應。法國人民吃的